



克孜尔石窟。(资料图)

一个个不经意的题记 揭示出龟兹众多秘密

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,古代曾经是闻名天下的古龟兹城邦。在著名的玄奘西天取经路上,他曾在那里停留两个多月,讲经60天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他把龟兹记为“屈支”,并明确写明曾拜访过龟兹王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不知什么原因,玄奘在龟兹逗留期间,却没有前往苏巴什佛寺,这是一个难解之谜。

从多年的研究可以看出,虽说从文献和一些研究中探究了龟兹王的承袭,但仍然有众多费解之谜没有搞清。

在《龟兹石窟题记》一书三册中,研究人员从克孜尔石窟的题记里,再次厘清了龟兹王世系的基本特征,搞清了柘厥关到底在哪儿等众多秘密,在龟兹研究上拥有了更强的中国声音。

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古龟兹城邦,中心区域在今库车绿洲范围内,其最盛时北枕天山,南临大漠,西占姑墨旧地而与疏勒接壤,东抵铁门关而与焉耆国为邻,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天的轮台、库车、沙雅、拜城、阿克苏、新和六县市。国都延城,唐代称伊逻卢城,即今天库车东郊的皮朗古城。从史料中得知,龟兹古代居民操印欧语系的龟兹语,又称吐火罗B语,使用婆罗谜文字,汉

文和佉卢文等文字也曾境内流行,佛教僧团兼用梵语。

尽管龟兹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,中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却略显落后。2009年,新疆龟兹研究院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共同组建研究团队,将考察重点放在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简牍文书和洞窟题记资料,同时也关注交通道路、古代城镇

遗迹、各国探险队发掘的地点及相关文物出土的情况,推动了对龟兹的整合性研究。

从调查结果来看,现存吐火罗语数据在文书方面以木简为主,包括唐代以前与唐朝统治时期的木简,基本上没有纸本文书;洞窟题记则包括漫题、榜题等类型,内容也极为庞杂。而在龟兹语简牍文书方面,前人研究较少。

经过三方12年的深入研究,研究者从过去称为龟兹文题记或民族古文字题记中

辨认吐火罗语题记后证实,龟兹僧徒并用梵语、龟兹语。

研究者认为,龟兹石窟现存婆罗谜文题记均为龟兹语,即学术界所说的吐火罗B语,以及至少有一条据史德语题记。虽然有一些过于漫漶而难以判读语种的婆罗谜文题记,但可以确定的是,没有发现属于焉耆语,即学术界所说的吐火罗A语的题记。这为西域语言文字分布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。

为西域语言文字分布的研究带来新启示

文和佉卢文等文字也曾境内流行,佛教僧团兼用梵语。

尽管龟兹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,中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却略显落后。2009年,新疆龟兹研究院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共同组建研究团队,将考察重点放在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简牍文书和洞窟题记资料,同时也关注交通道路、古代城镇

发现龟兹王新的世系

王室所开,供养人都是王室人员,这为更进一步探讨龟兹王世系提供了可能。它们主要以年款形式出现在游客或栖居僧徒的漫题中,且大部分属于7世纪以后的时间段。但研究者也发现,有少数几道题记可能时间更古老。

克孜尔杂哈石窟第12窟题记中首次出现一个龟兹王名Indradewe,可以比定为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“延露跌”王。这则漫题表明,第12窟这组洞窟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,其地势颇佳,是克孜尔杂哈石窟中引人注

更多佛教之地的确定

目的洞窟组合。但到了8世纪初期,可能已经渐趋废止,或处于无力维护的状态。

吕德斯考订六位龟兹王时发现,龟兹不止有一位金花王。史书记载,自班超公元91年立白霜为龟兹王后,龟兹王世系姓白或姓帛最多。学术界认为,龟兹王室一脉相承,直到吐蕃攻陷安西之后,龟兹才覆灭,其王朝统治长达700多年。可龟兹语世俗文献没有记录白姓,汉籍中也没有记载龟兹王姓。

1990年在克孜尔谷西区69号石窟新发

现的男性供养人头部有题记,经过辨认,该题记意为:龟兹的君主,伟大的王苏伐勃跋。

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1窟北壁头光上有道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题记,研究者从中辨认出该王可能为“安低牒王”。

从最新的研究可以得知,7世纪前龟兹王大概有十位。唐代龟兹王有十三位,分别为苏尼啞、苏伐勃跋、苏伐叠、诃黎布失毕、叶护、白素稽、延露跌(因地罗微)、白莫苾、白孝节、两位无法译出名的王及白环等。

在克孜尔石窟的题记中,研究者在不止一处发现了Yurpaska“耶婆瑟鸡”的名字。亦狭克沟石窟题记中,也发现Yurpaska,都是前往此地朝拜者所书。这证明克孜尔古代的名称应当就是“耶婆瑟鸡”。因为克孜尔石窟分布很广,可能在“耶婆瑟鸡”的总称下,还有别的寺院名称。

在克孜尔石窟窟前的地面下,还遗存有古代写本文书和佛典残卷。1989年、1990年两次清理克孜尔石窟窟前地段时,发现了一些龟兹语木简,龟兹研究院所藏历年出土的龟兹语木简计有33件,还有一堆小块残片。学术界过去一直认为,克孜尔石窟进入唐朝时期以后,基本

上已经停止开窟造像活动。研究者正是在属于唐代的条状龟兹语畜牧木简中,发现有龟兹王在安居时期布施的记录,从中可以见证龟兹王室对克孜尔石窟的供养持续到唐代。从木简得知,尽管佛寺的艺术活动渐趋终止,但寺院仍然存在,寺院经济活动并没有停止。

另外,在这批简牍中,有一件残存半篇龟兹语诗歌的方形木牍也十分珍贵。

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表示,龟兹研究虽有新的进展,而且十分重要,但龟兹研究永远在路上,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能解开龟兹更多的秘密,期待更多的中国学者引领龟兹研究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本版编辑:胡益 组版:杨雪琰 校对:李树莲

苏巴什佛寺遗址。

记者 龚喜杰 摄